

喜欢游走

□玄子

走马
天下

始终固执地认为,游走是一种纯私人的行为,隐秘的,不可言说的情绪纷乱着,是那种“绿叶青葱傍石栽,孤根不与众花开”的洒脱。

喜欢游走。最早的游走始于20世纪70年代。还未足两个月、肺炎初愈的我,便随着母亲从青岛回到西宁去。想象不出母亲是怎样一个人,带着襁褓中的我坐着绿皮火车一路颠簸,在逼仄的硬座车厢里煎熬五十多个小时回到黄土高原去,怎样应付一日三餐,说应付是不为过的,母亲素来节俭,更何况她当时还在格尔木建设兵团,逼仄困厄日复一日,却并未让她萌生怯意,还要同随昼夜交替更迭的生物钟死磕,她终是独自撑了过来。十月的西宁已经清冷,一脸菜色、腿脚浮肿、被水土不服的我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母亲抱着我,还要拖拽着沉重的行李回到父亲的宿舍,虽然是简陋的平房,却也着实松了口气。这便是我的初次行走,与美好是丝毫不沾边的,记忆也全凭母亲的回忆,那印记却铭刻了,偶尔会有画面浮现。

接下来,行走成了惯例,每年的寒暑假,我便随了母亲或者京城,或者青岛游走,那时,母亲已经与父亲团聚,她的身份从兵团战士到为人师表,而她并未刻意进行角色转变。于骨子里不安分的我,这样的转变是欣喜的,我开始痴迷于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例行轨迹,探亲。母亲对于这样负累的行走是没有好感的,或者说是麻木的,但是在漫长的路途终点,有家和亲人在,心也就安了。而幼小的我,却在这单调的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中,在日出与日落渲染的平原或山峦的闪退中,在夹杂了汗味或者不明气味的车厢穿行中迷恋上了单调、重复、世俗的行走,并且乐此不疲。

再后来,是一个人的行走。主意颇正的我,顾自地锁定目的地——南京,六朝帝王都。

没有人知道,这样的行走始于一个小心灵的秘密,初秋的晚上,那个模糊了年龄的女子,温婉、柔和,领着两个小小的女孩散步,一个女孩略带着怯地哼唱《军港之夜》。女子侧头看向那个唱歌的女孩,没有言语,只是那样温柔的眼神,只是那似笑未笑的牵起的嘴角,只是那轻轻抚慰了心灵的触感。不过十一二岁的女孩便印了这恍惚的触感,在接踵而至的冷冽的季节,戴了比年龄厚重太多的黑框眼镜,背了沉甸甸的人造革书包,没有犹疑,向着印象中的理想之地前行。真的是一意孤行,不顾及父母与周遭的熟稔的小环境。那时那日,甚至有小的沾沾自喜,凛然出走,那列孤独的列车,在浓深的冬日里成了舞台。后来自回忆,第一次的独自行走,仿佛是母亲带着婴儿期的我行走的倒模。仿佛摒弃了世人的一应俗务,饮食、睡眠都成了累赘,那便舍弃吧!独自沉浸在这场秘密的行走中,是的,是秘密,是隐秘,其实还不懂得何谓不可言说,已经在执意践行。那场行走,如罂粟花在暗夜绽放,盛大而隐秘。它也因此在我纷乱的心里扎了根,深深地,隐了行迹,却又怒放。

至今,喜欢游走依然,也许就是喜欢那种隐秘的、独自的纵容与绽放。



秋心

巴俊宜

多年夫妻成球友

□明前茶

万家
灯火

这天晚上,杨慧时隔十多年再次走进羽毛球球场,就被“练球群”的群主老刘隆重介绍给羽毛球爱好者们。老刘说:“你家老戴已经发来了你对墙击球的视频,我们几个专家给你评了5级,你可以直接上场跟老戴配双打。女生一般负责前场,男生负责后场抽杀和救球。”杨慧说:“能不能给我换个搭档?我跟老戴没默契。在家说话,都是鸡同鸭讲。”老刘说:“咱这里的规矩,夫妻或情侣,要么势均力敌,能对攻,当对手,要么能互相拯救盲区,当双打搭档。我看你的功底,与老戴对攻,一定会被杀个片甲不留。我可不想为了一场球,让你回家拱火。”

杨慧想想也对,跟别人搭档,知道自己这两把刷子会不会受鄙视。

一上场,杨慧戴潇这一对,就赢得了阵阵喝彩,不到30分钟他们就拿下第一局。杨慧只觉得脑后像有一个庞大的金钟罩,把自己漏过的球一一击打回去。

就连网前眼见要失分的小球,戴潇都能一个箭步蹿上来,手腕一抖,一个短球,直击对手的肩膀,让对手难受之极。中场休息时,戴潇还临时教了杨慧几个双打选手经常要用的手势:

对方发球时,杨慧左手往后腰上一放,比个2,战术就与比个OK完全不同。

打完球,两个人大汗淋漓,就像两匹跑完整个草原的汗血宝马一样精神抖擞。杨慧的表扬是:“还算伶俐啊,每次一比手势,后面三四五步怎么打都想得与我一样。”戴潇说:“我收回我不恰当的比喻,这一上球场,谁是战马,谁是河马,一目了然。”杨慧佯怒,用羽毛球拍抵着戴潇的背说:“敢说媳妇身形如河马,你胆子好肥。”说到一半,她自己绷不住笑了,说:“响鼓要用重锤敲,这在球场上,要满场飞还不带气喘,是要加强有氧运动,无氧的力量练习也要跟上。看起来,往后我是没有工夫留在儿子背后当侦察兵。天天监控他做功课,搞得鸡飞狗跳的,还显得不信任他,激起他的逆反心理。以后双休日,他过他的独木桥,咱俩走咱俩的阳关道。给他准备好早饭,咱就出来打球。”

这一打,三个月飞速地过去了。杨慧的体重下降了8公斤,体脂率从18%下降到10%,整个人变得敏捷又利落,紧实又窈窕,更重要的是,她的颈椎病不治而愈,弯腰擦地后,站起来再也不眼冒金星。她进步飞速,已成

为群里的种子选手,具备与戴潇对攻的实力。每次,当天赋异禀的球手戴潇在网前毫不留情地对她痛下杀手,而被她一个海底捞月救起,或者眼见她喘气越来越粗,有意回出几个风吹铃铛般轻盈的小球,让她稳住脚步,旁边的球友群嘲戴潇“怜香惜玉”时,杨慧都会透过发球前的间隙偷窥球网对面的那个男人,是的,自从儿子出生后,她还没有这股认真地打量过他,打量他充满自信的熠熠生辉的面庞,打量他一跃而起的古铜色小腿,打量他透过球衣依旧能瞧见的肌肉轮廓,打量他通过两年坚实的锻炼而收获的韧性与机敏,她忽然意识到,为了陪她练球,他已经好久没有玩无人机了,他发在朋友圈里的小视频,也全变成了她抽杀的英姿。他成为她的技术指导,只要她与别人对攻,他就在旁边拍小视频,找漏洞,他说:业余选手,也要抱着一颗专业的心。打完球,他辅导她做放松操,做肌肉按摩。

他淡淡地说:咱们的目标,不是比赛拿名次,而是要强身健体,要成为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;我期待三四十年以后,咱俩都满头白发,还能上场打球,谁也别搀扶谁,谁也别上个楼梯还要喘半天气。

吴驴

□墨牛

玉兰
一瓣

吴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。偶尔,我们还会想起他。对一位故去的人,还称呼他的外号,实是不敬,但是,又更不忍心呼其本名:吴金权——没钱,没权势——浓缩了他短暂的一生。

吴驴十三四岁的时候,他的奶奶就去世了。他有两个姐姐、两个哥哥,他是家中老小。这么小失去了母亲,生活上少人照应,许多的日常习惯也就不那么讲究。

他和老胡同岁,是同学、曾经的同事。他们在学校时,睡上下铺。清早起床练早功,整堂早功课上,他不断地扯着毛衣领子,嘴巴里一直咕哝着:“脖子里头难受哩……脖子里头难受哩……”上语文课的时候,他还在扯毛衣领口,坐他身后的两个女生吃吃笑:“衣裳前后穿反的喽,他都不晓得。”

上完一天课,练完一天功,回宿舍,吴驴狠狠脱下那件磨折他一天的毛衣,狠狠掼在床上:“怪不得脖子里

头这样难受的哩!”然后,吴驴的一双脚,也从鞋子里解放出来了,满屋子便飘散着一股臭气。

他们毕业后,同时分配到淮安市淮剧团。有段时间,吴驴和老胡仍然住一个宿舍。老胡会对他的一些生活日常提要求,有时会恶语相向。吴驴也不恼,只是呵呵傻笑。

吴驴其实长得很周正,长国字脸、鼻子挺且鼻头大,眉目清楚。他唱须生,对嗓子要求高,他倒也认真,平日无事时常吊嗓子,跟驴叫唤似的——哦,吴驴这个名号,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剧团出去演出,有时缺个小生,他也能演;短个武生,他也能打……

舞台上的吴驴还是很精神、很光彩的,舞台让他生辉。然而,生活中的吴驴却总是蔫蔫的,脚上的那双鞋似乎永远趿拉着,即便鞋子不趿拉着,鞋后跟也是在地上拖的,远远的,就听到“嚓嚓嚓……”人还没到你面前,一股

懒散劲已经先到了。

他哪里提得起精神呢?剧团穷啊,家里哥哥姐姐都成了家,也顾不了他。他每天在剧团后面那间低矮宿舍里,吃、睡,或是出去跳个下午场的交谊舞。生活像一锅温吞水,他也甘愿叉开四肢漂在水面,更何况,他也明知釜底还慢慢燃着薪柴。

吴驴一直这么漂在温吞水上。后来,在那间低矮的屋子里,跟一个叫马鸿的女人结了婚,生养了一个姑娘。吴驴还是漂在水上,家里大部分的主,都让丈母娘做了去。

再后来,吴驴得了癌症。去世前的那年秋天,我们专程去淮安看望他。还是那间低矮的屋子,因为多了老婆孩子,而显得拥挤不堪。他让我们进屋,但我们只是站在门口场上跟他说了一阵子话。临走时,塞了些钱给他。他两只手捏着装着钱的信封,嘴角微微扬上去,短促地,苦笑了一下……